

警惕“林十娘攀亲”

文/郭光文

“你舅妈是我表嫂的叔伯姨。”这是林十娘在湖南花鼓戏《打铜锣》中与蔡九哥斗智斗勇时，说的一句台词。

耳熟能详的湖南花鼓戏《打铜锣》写的是农村题材，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秋收季节的南方农村。生产大队安排蔡九哥打铜锣，督促社员关好鸡鸭，防止糟蹋田里庄稼。

蔡九哥第一年打铜锣遇到林十娘放鸭下田吃谷子，由于顾及情面，不仅让其占了集体便宜，而且还被她作弄了一番。

第二年蔡九哥打铜锣，汲取教训，坚持原则，抓住林十娘放到田里吃谷子的鸭子，终于促使她承认错误。

林十娘在与蔡九哥较量的过程中，用的第一招就是讨好蔡九哥，即与其套近乎、攀亲戚，竟说蔡九哥的“舅妈是我表嫂的叔伯姨”。此言一出，有好事者为了论证蔡九哥与林十娘是何种亲戚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相互之间既不在“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自己”五服之内，更不在“父、母、兄、弟、妻、子”六亲之中，而是林十娘为了损公肥私信口雌黄编出来的所谓“亲戚”。

文艺虽然高于生活，但源于生活。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不择手段“攀亲结交”的现象，并不鲜见。

为了谋求个人利益，颠倒辈分、混淆长幼，把小亲夸成大亲者有之；数典忘祖、改名换姓，把远亲说成近亲者有之；弄虚作假、罔顾事实，把旁亲喊成直亲者有之；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把非亲扯成是亲者有之；更有甚者，一些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或另立山头、结党营私。

这些人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盯住的是你的身份，看中的是你的手中权力，琢磨的是如何腐蚀你的思想灵魂，钻研的是怎么利用你的职务影响，图谋的是如何获取一己之利，所以我们对这些扮亲装友之人切不可小而视之。他们这种做派不仅直接助长了贪图私利的市侩作风，而且变相损害了诚实守信的人际关系，尤其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文明风尚，应当坚决加以戒除。

我们要在“林十娘攀亲”的伎俩面前不上当受骗，当年蔡九哥的经验教训是可资借鉴的。首先是私情不能徇，任何时候都要出以公心、一身正气，坚持依法照章办事，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和权为民所用；其次是嘴巴不能馋，别有用心的小酒不能喝，变质坏味的香烟不能抽，动机不纯的饭局不能赴，高度警惕暗藏杀机的“鸿门宴”，时刻远离谋财害命的“迷魂汤”；再则是耳根不能软，不管林十娘是“夸赞”你“从来就肯帮别人的忙，上边屋里的张大婶，下边湾里的李大娘，见人告来逢人讲，都讲你最好打商量”，还是“恭维”你“脾气好，思想强，做事聪明又大方”，你都要竖起耳朵听和义无反顾干，任她说她的，而你干你的，这样才能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历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虽然围绕鸡鸭关与放的矛盾已不复存在，蔡九哥“收割季节、谷粒如金，各家各户、鸡鸭小心”的吆喝也早已销声匿迹，但在今天诸如“林十娘攀亲”之类的现象并未根除。对此，我们千万不能丧失警惕！

爱上京剧

文/夏学军

提起京剧，你会想到什么？咿咿呀呀的唱腔、盗不完的御马、唱不完的起解，还有印在脸上的生旦净末丑吗？

我自幼便跟着奶奶听了不少京剧戏曲，然而晦涩难懂的唱词，让我始终提不起兴趣。后来家里买了电视机，我和奶奶一个想看动画片一个想听戏曲，我俩就会抢夺电视机的“控制权”。幸运的是，父亲也是一个京剧迷，为了缓解矛盾，他在当年经济拮据的时候斥“巨资”购买了一台电唱机，又拿出有限的工资，一张张地买唱片。

于是，晚餐过后，父亲小心翼翼地打开唱机，轻轻放入一张黑胶唱片，奶奶和父亲摇头晃脑、咿咿呀呀地跟唱。尽管那时我听不懂，没法爱上京剧，但是在奶奶和父亲的潜移默化下，我或许已在心底悄悄给它留下了一个位置。

机缘巧合，前些日子朋友约我去北京旅行并顺带听戏，我本能地问了一句：有字幕吗？朋友知道我的顾虑，哈哈大笑地说：“当然有，舞台两端的电子屏幕上会显示，保证你能看得懂剧情。”我忽然来了兴趣，接下来开启了我人生第一次现场观赏京剧之旅。那一瞬间，我竟有些恍惚，奶奶离世三十年了，父亲也离开我十多年了，这些年里我未曾听过一次戏，那台父亲斥“巨资”购买的唱机早已蒙尘。

直到看了现场演出才明白，爱上京剧，只需一场演出的距离。那天在长安大戏院演出的曲目是杜镇杰主演的《珠帘寨》，事先我已经做过功课，演员、剧情大概都了解过，朋友还为我普及了京剧常识。早早落座后，身旁是三个二十几岁的大男孩。普遍认知里，京剧是老龄化的文化，年轻人应该更爱听流行乐、摇滚乐，究竟是什么吸引他们来看京剧？从他们听戏的状态来看，绝不是像我这样的“小白”，他们随着唱腔默默打着节拍，听到精彩处，叫好声都在“点儿”上，可贵的是琴师的精彩伴奏也逃不过他们耳朵，同样令他们兴奋地叫好。可见，“年轻人不喜欢京剧”这种说法失之偏颇。

此时此刻，剧情正浓，“视听盛宴”一词一定是用来形容京剧的！华丽的服饰、绝美的扮相、虚实相间的表现手法，令人目不暇接。花旦，回眸一笑百媚生；武生，举手投足皆是戏。婉转悠扬的唱腔，富于音乐性与节奏性。京剧将诗、乐、舞三者完美结合，它惊艳众生的美，于我而言是“相见恨晚”的遗憾。

京剧的美是真正的古典之美，令我深深地感叹：美，远比我想象的更丰富。令我新奇的是，唱词也在与时俱进，偶尔插一句时下流行语，令人捧腹大笑，它可以很艺术，也可以很生活，拉近了台上台下的距离。我曾嫌弃它慢慢吞吞的唱腔，急得坐立不安，现如今听起来，却是恰恰好的节奏，就像朋友说的“世界是辩证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也如古代高僧说的“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人心动”。

听一场戏与听好一场戏，有着天壤之别，这背后需要文化积淀，亦需要长久的热爱，如今，它也在心底的空白处，悄然开花。

品绣人生

文/胡国葵

我曾以为是近十年才喜欢刺绣的，细想之下，竟可追溯至童年。我从小喜欢从一针一线中寻找细节，在花花绿绿里品味美好，从那些独特的绣品里洞见历史无穷的文化底蕴和精髓。

结婚时，妈妈送给我两只长圆形的枕头，枕头是缎面的，两头的横截面用丝线绣着形态各异的人物和风景：倚坐在柳树旁休憩的老者、捕捉蝴蝶的顽童、吊挂在柳枝上的蝉、孩童脚下的绿草茵茵和几朵野花儿、一只憨态可掬的小花猫……惟妙惟肖。当我得知这样珍贵的绣品出自姥姥之手时，我又是崇拜又是惊叹。

妈妈说，她三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是家中四个兄妹中最小的。姥姥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这个家，用灵巧的双手绣过无数女孩婚嫁时的物件儿。如今我抚摸着姥姥留下来的绣品，仿佛看见曾经的姥姥目光坚毅地望着远方，膝头是她又刚刚完成的一幅绣品，每一根丝线里都有思念与坚韧，更有一种担当与守护。

从我懵懂记事起，偏爱那种绣上花鸟鱼虫的裙子。那还是一个不曾有个性的年代，温饱问题尚待解决，更别提穿什么好看的衣服。儿时的我能有一些好看的衣服穿，也是因为定居远方的姨母姨父对我的牵挂，还有身为高级裁缝的大姨父总在闲暇间想起给他这个爱美的外甥女裁衣服。所以，好多款式新颖的衣服总会源源不断从远方寄来，每次收到五颜六色的小裙子真是让人快乐，而我总让母亲在新衣服上再“添枝加叶”，她精湛的刺绣手艺便在我的那些衣物上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花鸟鱼虫仿佛在衣服上活了过来，真是美啊！

对于刺绣的热爱，我的骨子里是有血脉传承的。中学时，我忽然就莫名地喜欢上了看课外书和刺绣。一次上语文自习课，自认为对文言文已经倒背如流的我，将课桌里面的书全搬到桌面上，掩耳盗铃地摆成一个掩体围墙，拿着一块洁白的手帕，就肆无忌惮地绣了起来。没有图纸绣样，完全凭想象地绣出了几朵形态各异的荷花、一只从角落飞出来的蜻蜓……

同学们都看得惊诧不已，正当我得意忘形地炫耀时，老师踱到我跟前，面无表情地没收了我的“杰作”。后来同学从办公室回来时讲，好多老师们都在办公室相互传看我的绣品，夸赞不已。

后来我青睐那种有工艺刺绣的袍子，虽然价格昂贵，可下单后收到货的那刻，看着绣在胸前的一小朵玫红、裙摆上一只振翅的凤凰、袖口间的一枚“囍”字，一抹小惊喜便在心口怒放炸开。

绣品，好比一条含蓄沉默的大鱼，游走在岁月的江河中。它兀自明艳却也泛着深刻，不从众却又高雅，在那些纹理清晰、丝丝入扣的图案中，总将我打动得没有退路。我用手细细抚摸，还能真切地听到它饱含传统经典的心跳声。

